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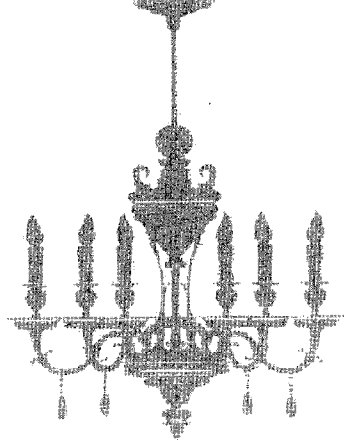
早安，午夜
Good morning, Midnight

著——〔英〕琼·里斯
Jean Rhys

译——周元晓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早安，午夜
Good morning, Midnight

著——〔英〕琼·里斯

Jean Rhys

译——周元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安, 午夜/(英)里斯著;周元晓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21-4199-9

I. ①早… II. ①里…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7818 号

GOOD MORNING, MIDNIGHT

by **JEAN RHYS**

Copyright: © 1939 BY ESTATE OF JEAN RHYS, 2000

INTRODUCTIN BY A. L. KENNED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067号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钱 祯

早安, 午夜

(英) 琼·里斯 著

周元晓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0,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99-9/I · 3242 定价: 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序 言

琼·里斯的小说世界既陌生又让人熟悉得不安。任何曾经有过孤独,不安,恐惧体验的人都会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影子,会发现某种潜藏的、一贯的,对某种纯粹不幸生活的恐惧。任何曾为某个特殊时刻感到吃惊,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独特之美感到惊奇的人,都会在其作品里发现这样的际遇所带来的几乎可触摸到的影响。尽管她作品的情节支离破碎,令人伤感,甚至超乎现实,但产生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当人类的情感经历过厌倦与绝望,脆弱的乐观主义,歇斯底里等各个阶段后逐渐滑向理性忍耐的边缘,我们看到它们令人可怕地迸发出来。通过采用尖酸刻薄的幽默方式,并运用神奇的,甚至令人不安的洞察能力,痛苦从自我放纵中得到了解脱。

里斯对细节的占有欲望几近贪婪——而且,就她所处的时代而言,老实说这种做法很不体面——她在作品里细致描绘了破旧房间散发的气味,阳光给人的不同质感,廉价布料的种种瑕疵,微

笑背后隐含的各种含义,使肉体的栖居者既感到孤立又倍感迷惑的生理欲望与痛苦。诸多生动的零碎的感官信息蓦然向读者逼了过来,再现了尽情纵酒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前一刻神智还完全清楚,接下来就陷入病态的自我迷恋之中,踉踉跄跄地回到过去,或进入一种幻境,或无助地重新审视过于乏味且可怕的现实,而它们看来无异于病态想象的产物。

将逐一展现的黑暗能量、讽刺与评论结合起来是里斯的表达方式,它经常出现在一幅幅变幻莫测的不确定与变迁的图景里。里斯素以近乎疯狂地对文字进行加工而著称,她对音乐性的驾驭能力令人称羨,她将节奏与韵律的把握能力发挥到极致,带领读者超越其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心理体验也许完全融洽或可能契合的经验。这种过于彰显的节奏感能够将时间及叙事角度上的跳跃,主人公印象式内心独白,社会喜剧和哀歌的片段结合在一起,将它们确凿无疑地当作某种思维的产物,某种渴望交流的标记。

她的写作风格朴实,平淡,通篇轻描淡写,读者们或许会发现里斯经常讽刺挖苦那种典型的英式思维模式。当《早安,午夜》里的女主人公索菲亚·詹森,宣称“一旦生活还原到本质时,它是奇特的”时,读者们已足够了解,明白她所谓的“奇特”,完全可诠释为“阴森恐怖”,“难以承受”或者“迷人”等意思,因为詹森的情绪总在病态的喜悦与残忍的自我解剖之中,在怪异的行为与不幸的

痛苦之间跳跃。里斯用如此委婉的方式提及的“还原到本质”的说法,已经伤害到詹森与其自身灵与肉的关系,让她充满无尽的怨恨,尝到苦涩的滋味,并导致她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如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声称“所有可见的物体……不过是纸板做成的面具”那样,她不再有信仰——即使在现实生活里也是如此,然而我们是在亚哈船长式的结局里第一次遇到她:独自一人不幸落水。她的“幽深、黑暗的河流”完全是隐喻性的,这似乎绝非什么仁慈之举。

尽管《早安,午夜》是索菲亚·詹森的初次登场,但事实上在此之前里斯已经塑造了该主角的其他翻版。在其前三部作品里,作家似乎是实际上要考验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同一位女性如何应对三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它们有不体面的工作,有害的私通行为及性异化,所有这些都伴随着不规律的一日三餐和无休止的酗酒行为。随着她的每部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年龄逐渐增大,其形象也被稍做加工,作者对女主角过往生活的细节及深度描写进行了调整,叙事角度也随之改变,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理想模式。

在她的系列小说《四重奏》的第一部里,年轻的玛利亚·泽利曾经是英国某合唱团的一名女成员,但在她游手好闲的老公因犯盗窃罪而锒铛入狱后,她穷困潦倒,最后堕落在玩世不恭、人情淡漠的巴黎风尘圈里。她陷入了一场无果而终、然而很抢眼的三角

恋情中,这场恋情实际上把她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且明显难以得到恢复。接下来,我们在小说《告别麦肯齐先生后》里看到了茱莉亚·马汀身处巴黎,并完全依靠以前的恋人麦肯齐先生的接济过活。一旦失去了经济支持,她就到伦敦寻求安慰与更多的资金支持,但却遭遇了失败,最终她回到了巴黎,甚至更加绝望地失去了独立,遭受了更多的痛苦。在《黑暗中的航行》中,我们进而看到一个悲惨的、末日临近的伦敦城,安娜·摩根,某合唱团的女团员,于1914年从暗娼沦落为一名真正的妓女。

她在西印度群岛长大,饱受生活长期缺乏色彩与情趣之苦,尤其是缺乏温情的折磨。安娜妄想多疑,自我憎恶,情感明显变得麻木不仁,生活上也穷困潦倒,她似乎下决心要将自己,或将自己残余的人格抹杀掉。在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之前,她作为杰弗里先生的情妇尝到了些许的快乐。在小说的末尾,她的第一个孩子不幸流产,由此开始了她悲惨的人生。

《早安,午夜》将索菲亚·詹森带离了伦敦,让她从亲戚那里得到一笔让人非常艳羡的接济钱,并将她放回到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巴黎这个环境里。与里斯之前塑造的女主人公相比,她是一位年纪明显偏大的女人,做过时装模特,自辞掉工作后,相继搞砸了一些不太称心如意的的工作。我们看到她放弃了极度枯燥的服装店店员这最后一份工作。詹森在已逐渐“……清楚意识到自己快要

醉死过去”时,徘徊街头,无助地试图避免回忆起她人生中第一段让人心潮澎湃却很痛苦的婚姻——她跟荷兰人恩诺·詹森的婚姻,还有她们过早夭折的孩子。由于几乎失去性欲并为自己年龄日益增长所困扰,她对画家们、流浪者同伙,以及某个态度特别坚决的吃软饭的男人提供的好处似乎无动于衷,但最终还是被自身不可告人的渴望抚慰的肉体需要所出卖了。

里斯在西印度群岛长大,她对饮酒的偏爱颇具传奇色彩,而她当然也做过合唱团女歌手、时装模特、人体模特。小说《四重奏》最早问世于1928年,即她的处女作《左岸》(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后的第二年,该小说集收入了——若要论版权的话——编辑福特·麦多科斯·福特写的一篇热情洋溢的介绍性文章,是他在巴黎“发掘”了她。里斯后来做了他的情妇,深陷在与巴黎人之间发生的令人痛苦的三角恋情里。该小说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三角地带所有最隐秘的角落和裂缝里不懈地进行探索,突出表明了里斯一如既往地残忍地采用了某些个人经历。若不是她给作品带来了心理学的深度,她在自己的生活里或许就像是窥探者。她重新回到离她实际经历相距更远的小说里,选择进行灵魂内部的旅行,将不同的真相从以往事实中揪出来,使她小说里的人物与读者暴露于某种亲密得近乎要彼此伤害的关系当中。她对笔下女主角个人历史的主要污点加以鞭挞,不管它们有多么的敏感,她采用单个的,

占主导地位的,易受伤害的角色作为催化剂,似乎要为她们寻求改变。通过塑造詹森这个角色和创作《早安,午夜》这部小说,可以说里斯最终完美地演绎了她想象中的陌生人——因此也是她本身的——生活。这就是她在创作四部小说的过程中一直找寻的版本。

迄今为止,在里斯笔下的女主角中,詹森是最绝望也是最坚强的一位,即使与问世时间更晚、也更为有名的《茫茫海藻》中的安托瓦内·科斯韦比起来,形象也显得成熟。我们在某处遇到詹森,感觉她似乎到了快要超越其忍耐极限的地步。她的痛苦引人注目,她的自我强迫症有时令人窒息,而且有时候故意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但作为叙事者她也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在塑造詹森这个人物时,里斯似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放松,她塑造了一个决意赴死的女人,她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尊严,并抽身保持完美的距离,来观察自身的毁灭。当《早安,午夜》特色鲜明——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幻觉,妄想症发作,间歇性闹剧,以及认定谎言不会兑现的隐约感之间,由此带来某种轻松感与和谐感。正如詹森所言,她看到“我前面的美丽人生,像手中的扇子那样展开了……”里斯很坚定地确认了詹森典型的不动声色的告白,因此句子的简单省略预告了一个绝不光明的未来。通过詹森,里斯有自信去证明更少意味着更多。

通过塑造詹森这位虚构的酒友,里斯添加了某些缺失元素,给原本混乱而支离破碎的叙事赋予了完整意义。在这里,成天酗酒
的放纵行为与到处留情得到了完美的阐释,并且里斯似乎得到了
允许,与她创造的角色享受更多的乐趣,从更多的俏皮话,文字游
戏以及让人更为轻松的叛逆行为中获得快乐。当詹森平静地脱掉
落下来的内裤,并将它们折叠好放入手提袋里时,故事达到了高
潮。这是一个没有得到救助但还没有失去人性甚至希望的女人:
有她的陪伴令人欢喜,即使她的故事并不有趣。里斯在让她介绍
自己,并在其间为所有弱者大声疾呼时,赋予了她真正难以遏制的
激情:

……谁叫我是社会低能儿呢?理解能力差,办事不靠谱,
禁不起风雨。这点不用否认。所以你有权付我每月四百法郎
的工资,让我住在窄小黑暗的房间里,穿得破烂不堪,拿一些
烦人的,枯燥的事,还有勉为其难的愿望来烦我,直到我一见
到你就脸红,一听到你说话就想哭。

就在小说《早安,午夜》里,里斯跻身于对酒精引发的社会问
题发表评论这个专业领域,很明显她加入了吉姆·汤普森、韦涅季
克特·叶罗菲耶夫及弗雷德·埃克斯利等人的行列。跟他们一

样,她发现以自己有限的智慧确实难以抵制酒精的诱惑。她小说里的主人公,跟他们笔下的一样,抨击这个让她无奈以酒买醉的世界,各种不公正的做法,微不足道的差别和正统生活中的种种虚伪。詹森鄙视正统,她想借酒忘却面临的问题,并给她“……更多这样的感觉——如烈火燃烧般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然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厌恶,它是被抛弃的恋人的愤怒,是自尊受到伤害的狂怒,由通过仇恨所遇到的强烈的自我憎恶。詹森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再也无法达到人们期望的标准,她已经无可挽回地变得格格不入和孤立起来了。她去染头发、买新衣服、更换旅店房间,给自己改名——但无济于事,没有什么能给她带来感觉自己在人海中还像个人的欣慰感。她用一种既苦涩又渴望被否定的声音反复念叨:“求你了,求你了,先生,女士,小姐,我一直在努力效仿你们。我知道自己没有成功,但你看我是多努力啊。”然而当然喽,没人反驳她,她是在自说自话。

自然,里斯作为一个女人,并在塑造受困于主要与她们作对的社会中的女人方面——即使她们选择屈服于社会的任何束缚,与没亲身经历的局外人惯常采用的冗长陈述方式还是不同的。詹森不只是个酒鬼,而是一名女酒鬼,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一点,连同她风格化的实验手法及她选择的“不合时宜”的主题,使她的作品——尤以这部作品为最——比它所处的时代要超前——她使用

难以捉摸的委婉的文学语言,作品的销量很低,还有她的名声刚开始就很快销声匿迹。今天,这些特点给她的作品带来一种现代的,并且仍具有惊人穿透力的影响。《早安,午夜》将通篇弥漫的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的意识,以及与之平行的不公正的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它也迫使我们去面对独特的个体,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位人物,她不仅毁于其自身的致命弱点,也毁于其所处社会的致命缺陷。

这并非表明里斯在向我们说教,甚至很明显被政治化了——她的作品要微妙得多。她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某些原本不必要造成的痛苦和残忍行为,但却没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药方。只是在看到詹森的肉体和精神再次遭到伤害,或用某种带黑色喜剧的意味让她摆出一副不愿投胎为人,竭力想挣脱来到人世的姿态,我们对她的同情得到了补偿。“哦,别来找我,求你了,别来找我。好了,Y,你尽管走吧,去投胎吧——投胎成为某个响当当的人物。”

然而在詹森身上,我们看到某些明显的值得肯定的品性,某些潜在的确凿无疑的英雄气概。因为在《早安,午夜》中,里斯真正地想方设法去颠覆即使当下也很期待的那种平衡——社会与小说两者的平衡。詹森这位女性是个形象颇为丰满的人物,其聪明的头脑明显表现出与其他任何人平起平坐的能力。那些如幽灵般在

故事中进进出出的男人们,即使他们对詹森的生活产生剧烈的影响,形象也有点模糊。或许有人要说里斯只是不太擅长塑造血肉丰满的男性角色罢了——她在《茫茫海藻》里的尝试并非完全取得了成功。但同样可以表明里斯并无多少兴趣去塑造什么形象丰满的男性角色,她原打算用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那种浅薄、软弱、居心叵测且虚荣的女人颇为相像的男人将她笔下的女性团团围住。在詹森看来,男人们的地位并非举足轻重。他们行使与自己并不相当的权力,或自身无法控制的权力,但他们几乎很少有人具备真正的道德水平。即便是他们的肉体带来的感官愉悦,似乎也是一件他们不能理解的礼物,他们也几乎不知道如何给予。

这并不是说里斯对异性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她只是强烈地意识到走向自我毁灭的女人为之着迷的那种男人身上的特性。例如詹森,遇到一位对她的钱财并无多大兴趣的穷画家,他跟她(还有里斯)一样都很讨厌伦敦,他似乎是个体面的人,如果说有点古怪的话。在进一步安排见面后,詹森,确信自己再也不会见他了。她想要,并得到与给她治病的药方相像的男人,会把她打败的男人,将她撕个粉碎,使她进入健忘的状态,然后将她丢在脑后,体无完肤,尊严俱损。

在詹森与里斯笔下其他人物所面对的种种诱惑及遭受的折磨中,最可怕同时也是最微妙之处全都体现在她对各种各样关系的

描绘里。她详细描述了情人间潜藏的利益冲突,自我狂躁,猥琐与柔情,被爱者唤起同步的,并完全自相矛盾的感情能力。她在熟稔人类性交易方面语言的高超能力令人恐惧,愤世嫉俗,并且出奇地感人。其伙伴们被那些将最终导致他们相互憎恨,相互伤害并伤及自身的特质吸引到了一起。正如英国女人詹森所言:“爱在英国是很苛刻的美德。”这里没有赎罪式的爱。其在巴黎的苛刻程度似乎也不相上下。也许恰到好处的是,在她的故事结尾,我们看到一名潜在恋人的残酷的温柔,以及另一个人的偷情。我们理解詹森为什么说:“人们谈论幸福人生,然而只有当你不再在意生死的问题时,人生才会变得快乐。”于是再一次,我们希望反驳她,要是用我们自己个人的叙事方式的话。

早安,午夜
我要回家了。
白天厌倦了我,
我又怎能让他体会其中的滋味?

阳光所照之处是很美的去处,
我原也很喜欢在那里停留。
但白天不需要我了——此刻——
我只好说声:晚安,白日!

艾米利·迪金森

第一章

“跟过去一个样，”那房间说，“你说对吧？”

屋里有两张床，大的是留给女士用的，对面那张稍小的床则是留给男士用的。洗脸盆则完全被窗帘遮住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散发出些许廉价旅店特有的气味，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出来。房子外面是一条狭窄的，铺着鹅卵石的街道，陡然通往山坡，街道尽头是一段台阶。人们把它称作死胡同。

我来到这里已经五天了。已经选好了中午吃饭的去处，晚上吃饭的地方，正餐后喝酒的场所。我已经对自己琐碎的生活做好了安排。

饭后喝酒的地方……对此我可得多留个心眼，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昨天晚上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灾难……坐在邻桌的女人开始跟我搭话，她又黑又瘦，年龄在 40 岁

上下,妆化得非常细致,手里拿着一首歌的谱子,轻轻地哼唱,并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给自己伴奏。

“我喜欢那首歌。”

“哦,是嘛?不过《忧郁的星期天》可真是令人伤感呢。”她咯咯地笑起来。“有点让人伤感。”

她告诉我她在等朋友。

她的朋友终于来了,是一位美国人。他给我倒了一杯兑了苏打酒的白兰地酒,我喝着喝着,开始哭起来。

我说:“我好像想起什么了。”

那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坐直了身板,并将胸脯挺得老高。

她说:“我懂,我懂。就那么回事……有时候我和你一样不快乐,但并不意味着我就愿意让别人看到。”

我无法控制自己,便跑到楼下的盥洗室。那是个很眼熟的盥洗室,幸好里面空无一人。那位老太太站在外面电话的附近,在跟一位女孩子说话。

我在盥洗室里磨磨蹭蹭,眼睛直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想自己到底是为哪门子事而哭呢?……情况恰恰相反,我也就是在此刻如此正常,多喝了几杯酒却还能平安无事的时刻,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我被人救了起来,我得救了,人被拖上来,淹了个半死,被人从幽深,漆黑的河流里拖了出来,换上了干衣服,洗了头